

太岳烽火



第十四集团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十四军军史丛书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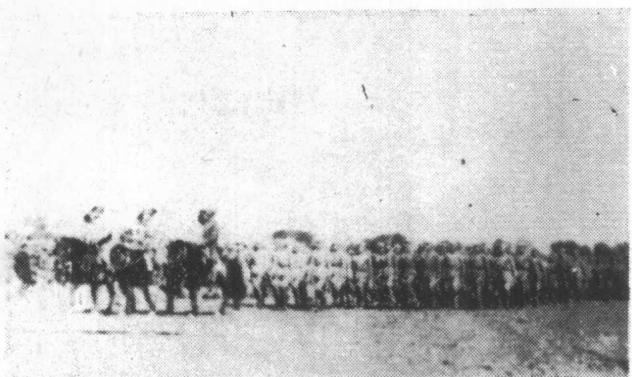
太 岳 烽 火

主编 马合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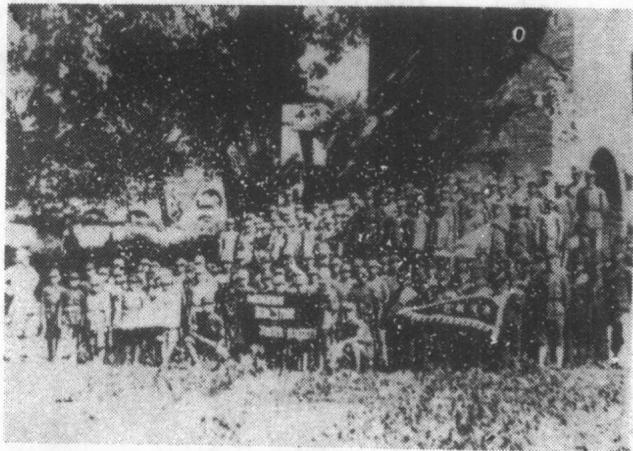
编辑 杨锦锐 白毓秀

张 翔 韩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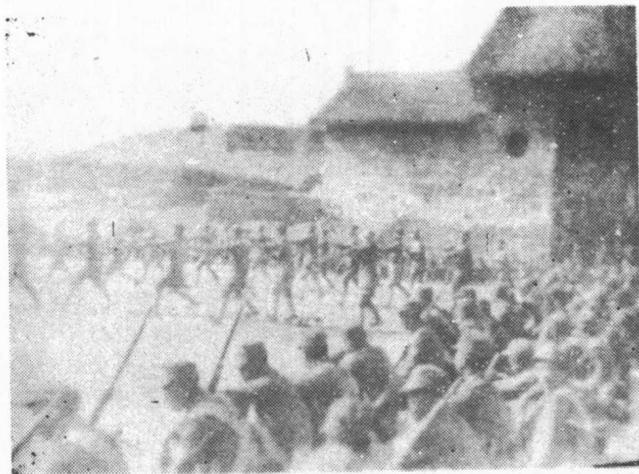
中国 人民
解放 军 第十四集团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决死一纵队在太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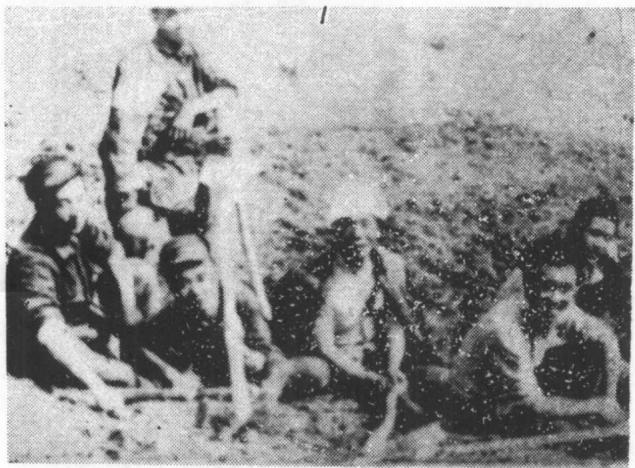
决一纵战士在沁县



决一纵队战士在张店练兵



战士们在野餐



垦荒队在小憩



又一批小决死队员



决一纵队在夜袭王和中俘获的日本兵——小早川



日军向我投降

回 忆 录 选 编

目 录

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成长	薄一波	(1)
决死队的诞生	吴殿甲	(9)
决死一纵队成立前后共产党的活动和建设		
情况	胡荣贵等	(13)
在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	宋景先	(17)
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八团八连一些情况回忆	杨成彬	(27)
回忆“教九团”的情况	王兢业	(32)
决死队的战士教育	贾容秀	(37)
决死二总队的宣传队	刘绵道	(43)
七人剧团	宋 创	(46)
决死一纵队的通信建设	张凌云	(51)
决死队的军工修造厂	卫 惠	(54)
决死队的一个军需物资供应点	常乐山	(57)
难忘的沁源中峪店	成 璧	(60)
五台东岗夜会的回顾	成 璧	(67)
晋西事变前后的抗日决死二总队	王 礼	(78)
枪毙苏策	苏 策	(80)
陈玉堂大队长被害情况	吴梁记	(97)
决死队的工作队在沁县的抗日救亡活动	侯良辅	(100)
卡住敌人“喉舌”	翟鸣武 郑 刚	(103)

临汾“民大”同学抓斗托派张慕陶纪事 吴祯祥 (105)
山西女兵连 陈桂荣执笔 (109)
我们是朱德青年队员 李杰全 (119)
我们是抗日的火种 吴殿甲 (126)
太岳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坚持的 薄一波 (131)

抢粮 少将 **蔡爱卿** (139)
沁源人民的反占领斗争 **蔡爱卿** 口述 (144)
回忆对沁源日寇的围困战 李懋之 (162)
二沁路上打游击 李虎祥 (196)
忆反封锁斗争 霍金山 (200)
渡过最困难时期 王恩义 (207)
抗战初期沁源儿童团的活动 杨庆昌 (214)

南官庄全歼日军小队纪实 马国藩 (220)
在南官庄战斗中 王砚泉 (223)
夜袭耿壁战斗 贾顺槐 (236)
夜袭王和镇

..... 张钧 徐克林 阎雅新 张进法 田月新(执笔) (238)
大洛坡战斗回忆 李安吉 李亥生 高占山 (243)
攻克马首车站 杨友桐 李德胜 (247)
百团大战中的决死一纵队三八、二五团

..... 胡荣贵 侯良辅 徐其孝 翟鸣武 (250)
铁家山歼灭战 刘世泽 (262)
小李塘战斗 马合坤 (265)
温庄阻击战斗 李亥生 赵世英 (268)
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赵世英 (271)

马蹄沟战斗	赵瑞来 张文义 王光福 孙荣平 宋威武(执笔)	(274)
火种	王争	(278)
火攻相家窑	王争	(289)
铺沟伏击战	王恩义	(294)
飞兵袭击“洋狗队”	王润成 王之江	(299)
难忘东许村的父老乡亲	荀友明	(304)
五把镰刀夺炮楼	霍金山	(309)
王老太太救了我们	杜守信	(311)
里应外合巧袭敌伪据点	郭永祥	(313)
“铁滚”碾不碎的医疗所	窦效章 王礼	(316)
把重伤员隐蔽在日寇碉堡下	王礼	(321)
抗日烽火中的内邱独立营	范金标	(326)
同蒲武工队	王虎成	(338)
四四年我们连的大生产运动	檀继隆	(341)
根据地生产建设二、三事	李树勋	(344)
自己动手 克服困难	张建文	(346)
薄一波指示印上党票	高道杰	(352)
独臂将军苏鲁	郝瑞彰	(357)
太岳猛将	王有福	(364)
霍山脚下的英雄 赵城人民的儿子	周力	(371)
杀敌英雄胡尚礼	张克忠 禄兆亚	(381)
忆吴健生同志	王仁恭	(391)
太行青松	王栓成 翟东升 王洪 王恩义	(394)

- 怀念胡才林同志 侯良辅 王进仁 吕远高 (403)
怀念史秀清同志 原是灯 (406)
忆独胆英雄田占云 姚国士 (409)
忆王虎安同志
..... 赵 凯 梁国正 王润成 耿金星 王之江 (411)
- 背粮路上 黎晓初 (419)
金子岭战斗亲历记 翟鸣武 臧树桐 (425)

编 后

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敌 决死队的成长

薄一波

敬爱的朱德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三年前，在那悲痛的日子里，风狂雨骤，鬼蜮横行，我连瞻仰遗容的机会都没有，真是终生的憾事。三年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忘我征战的光辉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

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是同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分不开的。在大革命时期，我就听说过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知道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之役；十月革命后，他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什么滇军旅长、川军师长，都不愿意干，毅然从西南跑到北京和上海找共产党；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又远渡重洋，到德国去研读马克思主义，在那里，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朱德同志就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崭新姿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经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朱德同志的名字，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名字，不仅为中国人

民所熟知，而且也为世界人民所知晓。可是，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我还没有见过这位我久已敬仰的英雄人物。

抗日战争前夕，我接受党的指示，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改组成立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找我谈话，说山西要建立新军，要我负责组建，先试建一个团。我请示了北方局。北方局负责同志说，这是大好事，我们就是要抓枪杆子，哪怕一个团也要去，牺盟总会的工作可以委托另外的人去做。于是，我们就以帮助阎锡山抗日的名义，用阎锡山的武器，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武装。我们首先建立了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一总队（相当于一个团）。这是山西新军组建的第一个团。后来，山西新军发展成一支具有正式番号的四十个团的队伍。

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个月，我带领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一总队，在从五台去盂县的路上，遇到了朱德同志。他是在就任八路军总司令后不久，率领部队到晋北抗日前线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当时我按照党的指示，也正打算在晋东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多少年来，在我心目中，朱德同志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令人敬畏的英雄。见面之后，我很惊奇，他竟是一位老农式的人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一见面，我就自我介绍：“我叫薄一波，是共产党员……。”

“不用说了，我知道，知道。”朱总司令没等我说完，就亲切地打断了我的话。

可我十分兴奋，还是继续说下去：“我虽然带领着一支部

队，却不会打仗。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我带领的是山西青年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一总队。相当于一个团。我们准备在晋东北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

总司令听了我的话，很明确地对我说：“你不要在这里，马上离开五台地区。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形势很好，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朱总司令的话很果断、明朗，具有远见卓识，令人钦服。我心中暗想，真是名不虚传！

总司令继续谈下去：“你在山西，不坏呀！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和我谈过你。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样，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八路军准备在华北各沦陷区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现在，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这时，总司令用下达命令的口气对我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去。我们已经得到情报，国民党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他要占据那块地方。你要立即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去，把张慕陶撵走！你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我又向总司令汇报说，我们的部队政治质量较高，有许多人是白区的共产党员；但是，军事上不保险，不一定会打仗。部队里有不少是旧军官，只有少数军官是我们的人。我要求给我们派一些军事干部来。总司令很爽快地答应：“行！要多少，给多少。”后来

果然陆续派来不少军事干部。这是我们党和朱总司令对决死队的最大关心。

我把总司令的意见向北方局汇报了，北方局同意我们去晋东南。我又去见了阎锡山，对他说我们想到晋东南去。他问为什么要到那里？我说那里地理形势好。他当然不了解我们的用意，连声说：“对！对！”这位山西的土皇帝还附庸风雅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今长治一带）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们到太行山区去。这时正是国民党军队从雁门关一带溃退下来的时候，阎锡山走投无路，把希望寄托在新军身上了。

二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千山万壑、铜壁铁墙的巍巍太行，象一道顶天立地的脊梁，耸立在山西、河北之间，与汇集百川、滔滔东流的黄河互为表里。自古以来认为这个地区“外河而内山”，是一个可以依托的天险。其形势险要，正如陈毅同志诗中所描写的：“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太行地区确实是个天然的游击战场，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我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带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在朱总司令率领的大军未来到之前，就把这个地区合法地去占领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弃地溃散。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从此结束，以共产党

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居主要地位。朱总司令根据毛主席创建华北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晋北南下，来到太行山区，坐镇这个北区，指挥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次年三月，朱总司令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参加的有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等人。我也被找去参加了。当时，日军正从太原南下，已经占领了太原以南的子洪口。会上首先讨论我军事力量如何配备的问题。决死队第一总队来到太行山区后，已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加上两个游击队，就有五个团的兵力了。我提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去掉这顶“山西帽子”？朱总司令听后十分明确地说：“不行！我们同阎锡山搞抗日统一战线，讲得很清楚，要帮助他抗日。现在统一战线建立了，我们不能随便把他一脚踢开。共产党是讲道义的，对于阎锡山，弃之则不义。”彭德怀同志也说：“只要阎锡山还抗日，我们就还要同他搞统战，而且要使这种关系尽量延长下去。”我本来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总觉得在党和八路军的旗帜下工作，可能更有成效。总司令继续耐心地说服我：“现在，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嘛！军队也受八路军的指挥，只不过戴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也还有许多便利之处咧！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我说：“我没有打过仗。”于是，决定派毕占云同志来当参谋长。在会上，左权同志提出打日寇必须集中几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二千人。他们装备好，我们可以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我听了觉得对，三个打一个，回去后可以找机会试一下了。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正是麦收季节，日军的一个联队二千人从子洪口南下，向我进攻。我认为机会到了，可以打一仗。虽然参谋长毕占云同志不很同意，但是我还是坚持要打。

于是，派了三个团，一个团从正面阻止敌人前进，两个团从两侧打。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结果没有打赢。这就是决死队第一次同敌人作战的有名的韩洪战役。我们总结经验，认为三个打一个，这个战术思想是正确的，不过也要看本身力量的实质。如果是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去打，是可以打赢的。我们这支没打过仗的部队去打，就不一定有把握了。仗虽然没有打赢，部队却很英勇，同阎锡山的旧军不一样，不是一打就跑，决死队受到了一次实战炮火的考验和锻炼，开始变成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

三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以及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都对新军的成长十分关怀。决死队这次打仗没打好，却仍然得到朱总司令的热情鼓励。打完仗以后，朱总司令在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经验。他说，打仗不能怕打败仗，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的。决死队的成分都是青年学生，要改变部队的成分，抽出知识分子，补上农民。他又说，看起来决死队打仗还不行，要开个训练班，加强作战方面的训练。于是，就在沁县的西林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决死队连、排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都参加了训练。

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总部的负责同志几乎都担任讲课。朱总司令每周一、三、五来给大家讲游击战术；左权参谋长每周二、四、六来给大家讲步兵战斗条令。后来彭副总司令也来部队作报告，讲党的政策。从总部驻地沁县

南底水村到西林训练班有几十里路，当时朱总司令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样，每次都是骑着马来给大家讲课，而且训练班就在树林子里，没有正式课堂。讲课的首长不辞劳苦，使听课的同志十分感动。大家不仅学会了打仗的本领，而且从这些负责同志身上学习了可贵的革命精神。训练班一共办了三期，每期三个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增添了巨大的力量和信心，真是收获不小。

我们把这次训练叫做“西林整军”，它对于决死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课。经过这次训练，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显著地提高了。训练结束后，我们又换掉了一批排、连、营的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整个部队气象一新，斗志更加昂扬。

整训后的决死队，在一九三九年山西“十二月政变”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来到山西后，同阎锡山建立了统一战线，发展了群众的抗日力量，改组了“牺盟会”和成立了“决死队”，并掌握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他认为这两个组织落入了共产党之手，暗叫“上当”。于是，他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动员六个军的兵力，首先进攻驻在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接着向新军各部队展开全面进攻。虽然风云突变，可是我们已有所准备。因为我们在半年前的“秋林会议”上，已经察觉到阎锡山有利用旧军消灭新军的图谋。当时，朱总司令和北方局及时给我们发出指示：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确掌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保抗日政权，各县牺盟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彭副总司令还亲自到决死队来，作了题为《随时准备击退顽固派的进攻》的报告。